

詩語背後

●木木

屯門尋古(三)

從龍鼓灘折返青山灣，我們來到三聖墟麒麟岡公園，一塊3米高、2米多厚的天然花崗岩巨石迎面而立。這塊巨石名喚麒麟石，又名三聖石、神石、鎮山之石。作為當地重要地標，麒麟石在1970年代青山灣填海造地之前是舊海岸線的「界石」，見證了三聖墟從小漁村發展為新市鎮的歷程。巨石旁立有石碑，上刻「屯門三聖墟村未填海前，其岸線原以此石為界，謹勸貞珉以追憶舊日漁村，並象徵新市建設」等字樣，標註年份1981年。

麒麟石得名於麒麟岡，有關故事可從著名的青山公路講起。青山公路是香港早期興建的一條幹線公路，分作兩段：元朗至青山段1914年建成，荃灣至青山段1919年建成，兩段在麒麟岡附近合龍。此後半個多世紀，這條公路是新界西往來九龍半島車輛的必經之路，對開發新界地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新市鎮建設全面鋪開後，新界修建了多條往返市區的長途公路，其重要性才相對下降。

青山公路修築之時，麒麟岡附近已形成簡易墟市，所謂「青山灣成墟之始，只有蓬茅一二，漁戶三五」。隨着公路建設的推進，經濟活動日趨活躍。這裏地處港九、新界及離島水陸貿易之樞紐，人貨聚集，墟市規模不斷擴大。市井的煙火催生了對文化和信仰的需求，一位名叫李法文的法師，起願在麒麟岡上修建一座寺廟，給當地民眾以精神指引。寺廟於1914年奠基，1921年竣工，取名「聖廟」，因所拜主神為儒家孔聖先師、道家太上老祖及佛家釋迦牟尼佛，習稱三聖廟。

以「三聖」立廟，各地皆有，但供奉的主神有所不同。有的供奉劉、關、張，有的供奉堯、舜、禹，有的供奉三清至尊，總體上都屬於多神信仰的本土宗教道場。除主神外，通常還會供奉其他神祇。屯門三聖廟，前殿便供奉文昌星君、韋陀尊者、王靈官諸神，後殿則供奉觀音菩薩、天后娘娘、玉皇大帝、太歲、關公、真武玄天上帝、財神趙公明等。

三聖廟附近的麒麟石，亦成為參拜對象，一度香火頗旺，並得名三聖石。這緣於沿海漁民自古便有的「寄石祈福」傳統：通過一定儀式，將自己的靈魂寄託於近岸巨石之上，祈求

出海平安。當地民眾迄今仍有農曆初一、十五來這裏上香祈福的習慣，甚至將家中土地公像存放石旁一段時間，以求庇佑。

三聖廟建立100餘年來，循序漸進，不溫不火，逐漸聚集起一批虔誠信徒，三聖宗信仰發展成一個小教派。據三聖廟住持介紹，目前三聖宗信眾上千人，平常每次講法、做法事或舉辦慈善活動時，參與者不下一二百人。

屯門1970年代啟動新市鎮建設時，三聖廟規模雖然不大，卻已成為香火鼎盛的道場，廟前的墟市更是遠近聞名。時任新界民政署長彭德，順應形勢民情，將青山灣改名三聖墟。墟市周邊陸續有人遷入定居形成村落，名三聖墟村，亦名三聖村。從三聖廟、三聖墟到三聖村，同一地理核心在不同歷史層面上的名稱疊加，像樹的年輪一樣，記錄了這片區域緣於宗教、興於貿易、歸於居所的歷程。研究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還原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軌跡。這種疊加，亦使青山灣成為屯門的地理名片，坊間以「屯門之門」譽之。

隨着新市鎮建設全面鋪開，青山公路已不敷所需。香港政府擬另修一條屯門公路，大致與青山公路平行。修築過程中，清理了海邊大部分石塊，唯獨麒麟石因「屢炸不倒」而被保留下來。據傳，工程隊多次嘗試爆破這塊巨石，均告失敗，施工工人竟出現身體不適，負責這段公路的英籍工程師的兒子也在倫敦車禍身亡。更離奇的是，爆破時石頭流出紅色液體，彷彿血液一般。接二連三的怪事，使得「麒麟石有靈」的說法廣為流傳，一時人心惶惶，認為修路炸石動了龍脈，無人再敢施工。最後公路只得改道，麒麟石被保留下來，屹立海邊，儼然青山灣的守護神。

為了推進新市鎮建設，屯門1974年從元朗區分置，單獨設區，經濟社會發展駛入快車道。青山灣大片水體被填平，新填地上一片片新城區拔地而起，現代化機動漁船整齊排列在人工建造的避風塘中，岸邊的海鮮市場人來人往，構成新時代的屯門風情畫。屯門人口在新市鎮建設前不過2萬餘人，之後迅速發展到50多萬人，成為全港居住人口最多的衛星城。麒麟石前有碑刻《三聖墟沿革》，其中寫道：



●三聖墟村未填海前，岸線以此石為界。作者供圖

「近年政府移山填海，將昔日之老鼠洲填與陸地相連。屯門現已成為一重要新市，為差不多五十萬人提供住所、工作與康樂設施。於1976年為着建築一主要公路，三聖墟居民——商人、漁民及村民——均向政府之請將其居所與商店遷往老鼠洲隔鄰之新填地。短短數月後，新建之鄉村遂代替已拆卸之舊村。當地村民之堅韌與勤奮精神顯示彼等皆遵循三聖遺教，德業兼顧，為促進地方繁榮安定而努力。謹此蕪詞，以彰聖哲。」

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完全改變了青山灣傳統的地理格局，原來的海岸線變成了內陸。碑刻中反覆提及的老鼠洲本是一偏僻小島，曾是村民埋葬夭折孩子的地方。

三聖廟、三聖墟和三聖村，最初都集中在麒麟石周邊，組成青山灣的海岸線。而今，三聖廟留在了填海區邊緣的原址，位於三聖街盡頭；三聖墟被規劃重建，遷移至填海後新建的三聖村公共屋邨的基座，變成規模龐大的三聖墟海鮮市場；三聖村的漁民大部分入住新建的三聖村公屋，「三聖村」則成為填海後三聖廟附近社區的統稱，包括三聖廟、海鮮街、熟食中心及周邊一帶，與原初的漁村形態幾乎沒有關係了。

漫步在蜿蜒曲折的濱海步行道上，白浪青波在眼前鋪陳。海鮮市場鼎沸的人聲，彷彿百年古廟煙火鐘磬的回響。歷史的層疊，滄海桑田的演變，以一種可感知的方式呈現出來。

豆棚閒話

●青絲

詩詞的力量

我童蒙時，曾能熟記背誦兩百多首詩詞，包括像白居易的《琵琶行》這樣的長詩。但直到成年後，我才真正感受到讀詩詞的好處：當處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或目睹了一些風景，意會到了一些難以向他人言宣的情趣意境，感嘆自己思銳才窄，文采不足以描述那一瞬間的豐富內心活動時，熟悉的詩句就會自動湧上心頭，讓我與千百年前的古人交融共情；由此產生的美感體驗，以及對心靈的穿透力，每每令人回味無窮。

人們常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我也曾經「看人挑擔不費力」，以為詩詞就百十來個字，有什麼難的？等試過才知道，熟讀和會寫是兩碼事，要把百十來個字按照格律要求編排好，結構上又能起承轉合，語約意豐，不落俗套，那真是嘔心瀝血的苦功夫，有時候就一兩個字的組合，卻怎樣搔頭蹙眉苦思也難求工整，經常耗費一整個晚上琢磨修改，也無法讓自己滿意。其苦狀，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寫詩詞。

疫情期間，鎮日無事，又嘗試填寫詩詞消磨時光。最初只是自娛，也沒特別認真對待，但寫着寫着，卻獲得了很大滿足感，尤其是當內心焦躁、情緒紛亂的時候，詩詞有時能比其他文字發揮出更大的安撫作用——寫作者把心中事、眼中景、直悟人生短暫無常的惆悵，通過用典、擬人、化用、對偶各種手法含蓄表達出來，這個把內心感受轉化為文字的過程，實際上也為寫作者體道適性創造了一種哲思氛圍，不知不覺就完成了對自己身心的陶冶。這就是詩詞的潛在力量。

近年生成式AI突飛猛進，各種文體看似都能信手拈來，擬人度幾可亂真，以至於有人發出「AI時代還要不要寫詩」的疑問。我也曾試出了幾個題目讓AI根據格律寫作，結果發現，如果有什麼是AI無法代替人類的技能，寫作詩詞就是其中之一。因為AI創作的詩詞毫無個性，是以一種工業化程式的限知敘事寫作，而非打通了知識壁壘，具有鮮明人性意識的全知敘事寫作。

詩詞大家顧隨先生說，傳統詩詞的最高境界是「無可奈何」卻又「溫柔敦厚」，是漢語世界體驗與審視天地之境留下來的標杆，即使貴如帝王在此標杆前，不入流也還是不入流。因為能把詩詞寫得似有興寄，沖淡閑遠，讓讀者既不覺得用力，讀來卻又撼魄警心，產生無限言外託喻之想，需要寫作者因受命運支配的獨特生存體驗，以及由這種差異性培育出來的藝術想像力，然後與現實意象銜接升華、融為一體。

AI能模仿，能熟練堆砌辭藻，卻代替不了人類觸物生情的善感善覺能力；無法在格律框架內進一步提升和超越，只能成為一個機械版的「尋章摘句小僮」，永遠無法抵達詩詞的最高境界。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一筆還一筆 vs 唔講呢筆講個筆



- 問佢點解遲到，佢就唔講呢筆講個筆，話交通擠塞。（其實係轉移話題）
- 同佢計數，佢唔講呢筆講個筆，成日講其他嘢。（唔想認真對賬）

所以，兩個話語唔完全一樣，但日常好多時會混用，尤其講錢嘅時候，兩句都出到場。

這兩家AI大致正確交出了該兩個話語的意思，所提供的示例亦尚算恰當，說明了國外AI在處理粵語料方面也達到一定水平。唯一不足之處是未能向用家「透徹地」點出兩者在用法上的差異；亦即未有圓滿解答所查詢的問題，而這個缺失亦同樣出現於其他AI上。

「唔講呢筆，講個筆」無疑是個轉換話題的不錯技巧。為何「唔講呢筆」？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在衡量兩筆的重要性或迫切性後，發覺後者相對重要或迫切，故作優先討論。

例如：
- 「唔講」年夜饭嘅邊度食「呢筆」喇，反正仲有成個半月，「講」下點整孤寒老細等陣請食飯「個筆」好過喇！

- A：你話如果遲啲真係有新投資者，公司就會上市，到時我哋嘅老臣子實有股份份啫！

B：你真係想得美喇，聽講話公司好快就會響各部門精簡人手；「唔講呢筆」，「講個筆」點自保先喇！

其二、與其糾纏在一個未必能即時解決的問題，倒不如先解決一個即時須面對或可處理的問題。這是一個無奈的做法，或可算是迫不得已；原因是堅持同一個話題大有可能創造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僵局，倒不如來個別的話題，待適當時機才出手。

例如：
Honey，你初初識我嗰陣就話買層樓畀我；而家足足十年，咩事都有發生過！好喇，「唔講呢筆講個筆」？

邊筆呀？
今年生日送咩畀我呀？

其三、由於年代久遠或事過情遷，有人便以巧妙的方式去轉移這個某人堅持的話題。

例如：
老媽成八十幾，成日唔停咁重複幾十年前佢個姊妹因為愛上同一個男人而決裂嘅舊屎（那件「舊事」），聽到我兩姊妹不知幾煩；好彩次次細佬識得用一招「唔講呢筆，講個筆」嚟轉移佢嘅視線！唔使咩高技巧，都係用有間酒店食自助餐好抵，話搵日同佢去嚟到咁開佢個話題。

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



李耀輝（義覺）1985年入道齋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游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香港，面積不大，卻人口稠密。每天從清晨到深夜，市民往返於不同地區之間，為生活而努力；而旅客則穿梭於鬧市與郊野之間，體會這裏的文化。然而，無論是市民，還是過客，都倚賴着「交通工具」串連起每步腳印，交織出每一天「日常」、每一次「探索」。其中，創立於1933年的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九巴），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九巴營運至今逾九十年，每日接載約260萬人次，如黃大仙仙俗文化一樣，陪伴着每代港人成長，早已成為眾人習以為常的風景，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這份「習慣」之中，仍需時刻銘記：每一程車，都是一個（乘客的）託付；每一次到站，都是一份（司機的）責任。

為四大車廠安奉黃大仙師寶像

2024年，本園接獲九巴邀請，希望於九龍灣、沙田、屯門及荔枝角四個車廠安奉黃大仙寶像，藉仙師有求必應之威靈，護佑司機與乘客出入平安。面對這份邀請，我馬上應允。

整個儀式歷時逾五小時，先於黃大仙祠大殿啟壇，向仙師稟明緣由，迎請聖像，恭請法水；隨後奔赴四個車廠，依序行禮、誦經、灑淨及開光安奉等等，行程緊湊，步履不歇。當時我已年逾八旬，連續數小時的誦經跪拜，在體力上的確是個大考驗，弟子們亦多次勸我無須事事親為。然而，我深覺此事不容怠慢，故堅持親自主持儀式，盼能以我之誠心感格仙師，守護一眾前線司機，以及在他們背後一個又一個完整的家庭！

此後，我計劃定期帶領弟子親往九巴車廠舉行儀式，灑淨加持。年復一年，一日之內奔走四廠，行禮如儀，確實

為九巴車廠安奉黃大仙寶像之緣起

●作者：李耀輝（義覺）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筆錄：黃大仙仙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並不輕鬆，卻是心甘情願。而今年（2026年）的灑淨科儀，亦已於3月14日圓滿完成。願仙師的威靈長久地伴隨着一眾前線司機與乘客，化作平安的力量，行穩致遠。

另一方面，我亦將連續三年與前線司機分享情緒管理之道，勉勵他們守持心境的平和，使行車判斷更為清明；又囑咐弟子帶領他們在黃大仙祠內參神祈福。期望以此為司機們提供一份心靈上的支持——人心安定，精神自然專注；心境平和，思慮更為周全。讓信仰以此方式，默默守護每一程車途、每一車乘客、每一位道路使用者！

出車前的一炷清香

聞說，自黃大仙師寶像安奉於四個車廠以來，不少司機已習慣於出車前先向仙師奉香。一炷清香，片刻默稟，整理思緒，沉澱心靈，不慌不忙，始才踏上路途，只為今日行車順利。

常常有人向我提問：「現代科技發達，宗教仍然有價值嗎？」

——科技讓人走得更快；宗教，則讓人走得更穩。科技解決問題，宗教安放心心：

唯有此心安定，精神專注，判斷清明，才是真正的平安與安穩。

願仙師威靈，保守眾人，出入平安、行車順利、萬家安穩！



●2024年，於九巴車廠安奉黃大仙師寶像。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春分帖

總有報春的飛鳥憶故鄉
微涼的風中，飛翔的翅膀
掠過春分的湖岸，田園，街巷
村莊煙嵐纏繞，溪流鎖定嶺南
遠寺，誦經的聲韻融入山嵐
細雨的薄幔，被春風掠起

湖畔，天空鑲滿草色的蒼白
春分，是自然造化的一幅油畫
是一簇簇迎春花，饋贈大地的留白
漫步梅林，春色浸透氤氳的湖山
眼眸中的梅花是素顏的臉龐
一如滋長蔓延的小草
一寸一寸染綠思想的田園

此刻甦醒的植物與萌動的蟲豸
被啞置的溪水盈滿新生的喜悅
想像春天的信使蒞臨故鄉
站在湖岸，沐浴和煦的春風
彷彿，我與太湖正平分春色

●愈慧軍